

林譯遺稿及《林紓翻譯小說未刊九種》評介*

馬 泰 來

1924年10月5日，林紓去世。其後商務印書館在《小說世界》陸續發表一些“林琴南遺稿”，分別為第9卷第1-13期（1925年1-3月）的十三篇歐亨利（O. Henry, 1862-1910）短篇小說；第12卷第9-10期（1925年11-12月）的《亨利第五紀》（King Henry the Fifth）和第12卷第13期（1925年12月）的《加木林》（The Cook's Tale: Gamelin）。先是林紓與陳家麟合譯的四種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歷史劇本事：《雷差得紀》（King Richard the Second），《亨利第四紀》（King Henry the Fourth）及《凱徹遺事》（Julius Caesar），刊於1916年《小說月報》第7卷第1-7期；《亨利第六遺事》（King Henry the Sixth），1916年商務印書館發行單行本。根據樽本照雄教授最近的重要考證，這四種歷史劇本事和《亨利第五紀》，都譯自奎勒庫奇（Arthur Thomas Quiller-Couch, 1863-1944）的《莎士比亞歷史劇故事集》（Historical Tales from Shakespeare）*1，無疑此五篇譯文同時完成。《加木林》原著見克拉克（Charles Cowden Clarke, 1787-1877）的《喬叟故事集》（Tales from Chaucer in Prose），《喬叟故事集》中的其他七篇故事，林譯刊於1916和1917年的《小說月報》*2。可知《亨利第五紀》和《加木林》都是早已完成的舊譯，只因《小說月報》主編更易，成為新文學重鎮，不刊載文言作品，而塵封商務印書館多年，至是首次發表。

商務印書館所藏未刊林譯，胡寄塵（胡懷琛，1886-1938）在1926年曾有調查，列林譯十六種*3。及至1932年一·二八之役，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東方圖書館為日本空軍炸毀，人們遂以為林譯遺稿亦在其中，不復存世*4。1981年，我編撰《林紓翻譯作品全目》，列“未刊作品十八種”，其中十六種，編目164-179，即據胡文。當時我並不知道一些圖書館，包括中國國家圖書館（前北京圖書館），中國現代文學館，中國

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皆有林譯稿本。但因屬善本，一般讀者不易得睹，加上圖書館目錄著錄簡略，或僅見內部目錄，以至知者不多，見者更渺。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書目著錄：“林譯小說五種，（民）林紓，毛文鐘[鍾]譯。手稿本，五冊”^{*5}。至為簡略，提供資料有限。1995年我在該館看到這批稿件，作了筆記，後來又托友人陳毓龍教授復查。五種小說為：《孝女履霜記》（《林紓翻譯作品全目》編目164，下同），見胡寄塵目；《厲鬼犯蹕記》（Windsor Castle）（105），有商務印書館1921年5月單行本；《馬妒》（107），有商務印書館1921年7月單行本；《埃及異聞錄》（109），有商務印書館1921年11月單行本；《老倫司妖髯纒首記》（Carnival of Florence）（115），刊1923年5-8月《小說世界》第2卷第8期至第3卷第9期，改題《妖髯纒首記》。五種中僅《孝女履霜記》一種未刊。稿本為紅格抄本，無標點，文字間有更易。每種皆標明“實xx萬（字）”“洋xx百（元）”。應為交付商務印書館的清抄本。此稿本有“文物商店”標籤：“定價60.-。品名林紓翻譯稿本5”。惜未知稿本何時自商務印書館散出，又何時為文物商店購得，後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

1994年1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家驥先生主編《林紓翻譯小說未刊九種》，為林譯研究提供罕見史料，是林紓研究的一個里程碑。書末有李茂肅和薛祥生寫於1992年10月的後記，提到此書是李先生的‘遺著’。書首李先生的前言署1987年9月，原為未能出版的《林紓佚文叢刊。翻譯小說卷》撰寫，修改未竟而謝世，所以間有與現刊書不合者，如謂：“英國大威森《拿雲手》一種（本卷已收錄）”，“本卷收錄已刊未刊共三十二種”等等。

《林紓翻譯小說未刊九種》據現存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現代文學館，及林紓孫女婿周啓墾家的稿本重新抄錄排印。現節錄李家驥所撰說明，再為評介。此九種小說，《林紓翻譯作品全目》皆已著錄。

“《悶葫蘆》（180），美國堪白洛原著，閩縣林紓，靜海陳家麟同譯。本篇為未刊手稿，前據胡寄塵（胡懷琛）《林琴南未刊譯本之調查》（刊《小說世界》第十三卷第五期，一九二六年）謂該稿存商務印書館，實誤。該稿原存林紓夫人楊郁處，一九五五年北京圖書館徵集近現代作家手稿時，捐贈該館。現藏北京圖書館善本庫。原著

揚
城

神窩
美術姻緣
美國惠而東夫人原著
閩縣林紆
吳縣毛文鍾
同譯

第一章
紐約北郊萬山之跌有村舍一區中有人呼曰白齋汝銜白薯備
午膳也時舍之左有松樹之下有美好之女子其旁有壯美之
男子與之同坐此女子笑曰白齋之為名倫荒極矣男子覆肩言
曰此女親既不勝及更錫以怪名此尤不幸美女姓克奧司答曰

松華齋

A372409

盈盈一水
美國維伯頓著
南的村作
靜海浩言譯

第一章
美國中界大湖岸工廠開列每日僅者角市一初每工人大以憐之
管工廠中人若湯冬夏及日之老程而兩種極苦之工人一為預備日
際之四倍之不止一日為六月之蒸不有修時解中工人等婦女
者仍的存優于廟中工廠因多中有一類性巨者工人等婦女
者往往博之志備於地世何仿水底以日逐排袖扇而云揚為初以
大石積萬蓋座下廠之場有一用巨可通力二版以飛揚舍之揚為初以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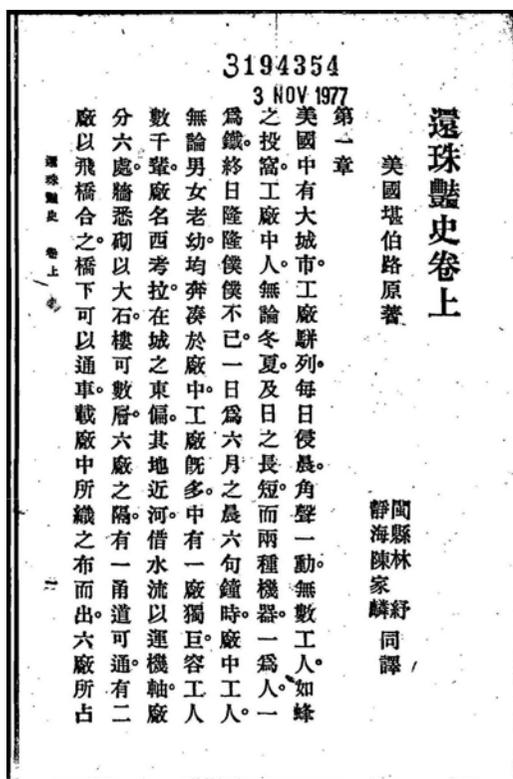
A372335

插圖一：《神窩》（《美術姻緣》）手稿，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高等教育出版社贈。

插圖二：《盈盈一水》手稿，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楊道郁贈。

者據馬泰來調查為美國克雷夫人Bertha M Clay（見《林紆翻譯作品全目》一九八一年商務印書館林譯小說叢書《林紆的翻譯》九十六頁）”。按：堪白洛和克雷夫人是二人非一，《林紆翻譯作品全目》未稱《悶葫蘆》著者為克雷夫人。不知李氏何來此言。

“《神窩》（174），美國惠而東夫人原著，閩縣林紆，吳縣毛文鍾同譯。本篇係林氏譯作之未刊手稿。據薛綏云[之]，張俊才《林紆研究資料》（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版）載，‘原稿存商務印書館，後毀于戰火’，實誤。原手跡現藏中國現代文學館。……原稿三十七頁，約二萬五千餘字”。按：張俊才《林紆評傳》（北京：中華書局，2007），列林氏“未刊作品24種”謂：“《神窩》，《美術姻緣》，以上二種均美國惠爾東夫人原著，毛文鍾口譯。《神窩》原稿存商務印書館，後毀于戰火。



插圖三：《還珠艷史》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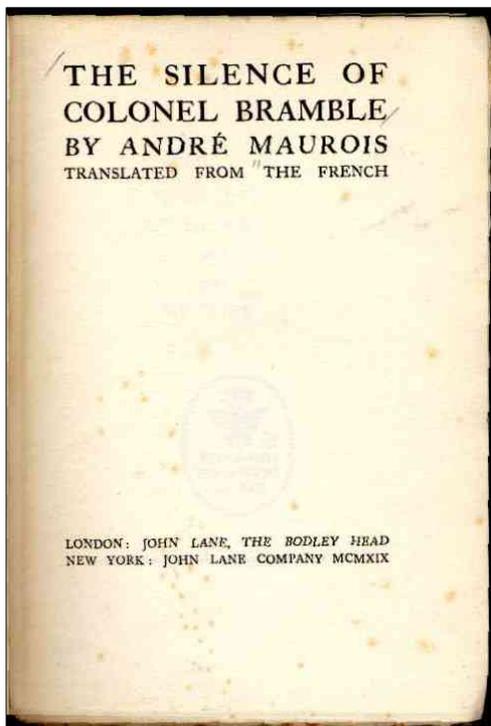
《美術姻緣》毛筆代抄稿，林紓校改，51頁，存國家圖書館”（頁291）。檢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美術姻緣》稿本，發現原題《神窩》，改為《美術姻緣》。林紓僅翻譯惠而東夫人作品一種。又惠而東夫人初疑為美國名女作家 Edith Wharton(1862-1937)，但此書與 Edith Wharton 作品風格不合。

“《盈盈一水》（181），美國堪伯路原著，閩縣林紓，靜海陳家麟同譯。原作者為 Bertha M. Elay 即克雷夫[人]。本文係林譯未刊手稿。手跡原存林紓夫人楊道郁處，一九五五年北京圖書館徵集我國近現代作家手稿時，捐贈該館。現存善本庫中。原稿五十八頁，約四萬言。林紓還譯堪伯路《還珠艷史》，《泰西古劇》二種，均與陳家麟合譯”。按：堪伯路非克雷夫人，見前。《泰西古劇》（Stories from the Opera）（101）作者為達威生（Gladys Davidson），和堪伯路及克雷夫人皆無任何關係。不知李氏何來此誤。更大的錯誤是《盈盈一水》就是《還珠艷史》（100），1920年2月商務印書館發行單行本。輯佚工作，或不細看內容，僅據書名篇名，每誤未佚為已佚。《林紓翻譯小說未刊九種》即有此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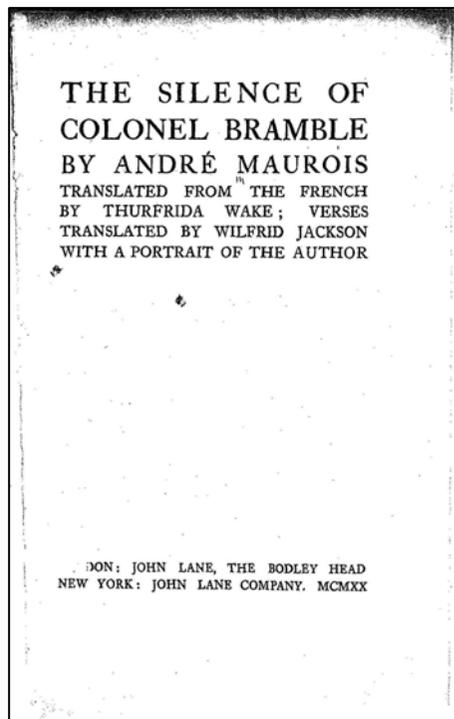
“《金縷衣》(166)，美國克雷夫人原著，閩縣林紓，吳縣毛文鍾同譯。本篇係林氏譯作未刊手稿，據胡寄塵《林琴南未刊譯本之調查》記載，原稿存上海商務印書館。薛綏之，張俊才《林紓研究資料》(一九八二年福建人民出版社)中，並注明毀于戰火。以上兩說均誤。該稿原藏林紓夫人楊道郁處，一九五五年應北京圖書館徵集，捐贈該館。現存善本庫中。原稿四十八頁，計三萬二千言”。

“《情橋恨水錄》(173)，英國裴爾格女士原著，閩縣林紓，吳縣毛文鍾同譯。本文係未刊手稿，據胡寄塵《林琴南未刊譯本之調查》稱此稿存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二年薛綏之，張俊才編《林紓研究資料》也說原稿存商務印書館，並說“後毀于戰火”，兩說均誤。余此次搜集林紓佚文時，發現此稿藏于林紓孫女婿周啓懇同志處。手稿係用毛邊紙紅格稿紙書寫，計六十頁，約四萬餘言。成稿年時無可考，從文字上考查，似係晚年之作。”按：此次刊佈手稿九種，八種現存圖書館，僅《情橋恨水錄》係私人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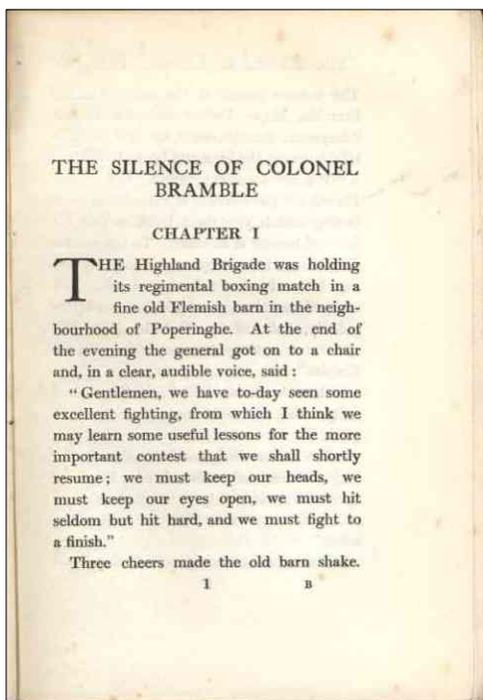
“《歐戰軍前瑣語》(176)，法國安德烈·馬路亞原著，閩縣林紓，吳縣毛文鍾同譯。本文為未刊手稿，原著者法國 Andre Manroirs(安德烈·馬路亞)(一八八五—一九六七)，原篇名為Les Silencees dn Colonel Bramile?(1918)。本稿據胡寄塵《林琴南未刊譯本之調查》記載，係存上海商務印書館。又據薛綏綏[之]，張俊才《林紓研究資料》，也說稿存上海商務印書館，並說“後毀于戰火”，兩說均誤。原手跡存林紓寓所。一九五五年，北京圖書館徵集作家手稿時，家人捐贈該館收藏，現藏北京圖書館善本庫。原稿四十頁，約三萬餘言”。按：此書原作者 André Maurois 及書名 Les silences du Colonel Bramble，始見《林紓翻譯作品全目》，為法國友人雷威安(André Levy)教授所提供。當時未見林譯，無法肯定，故皆附問號“？”現知無誤。毛文鍾應不懂法文，所據當為 Thurfrida Wake 英譯 The Silence of Colonel Bramble 之1919年初版本。此初版與1920年二版之最大差異為書中法文詩全部未翻譯為英文，及書名頁未列譯者姓名。《歐戰軍前瑣語》不特未翻譯書中法文詩，並刪去原書第四章，第九章，第十三章，第十六章，第二十二章(以上三章皆全章為一長詩)整章文字，致原書共二十四章，而譯本則僅得十九章。毛文鍾翻譯態度之不認真，此又一例。又中文書刊排印西文，每多誤失，不能卒讀。《林紓翻譯小說未刊九種》即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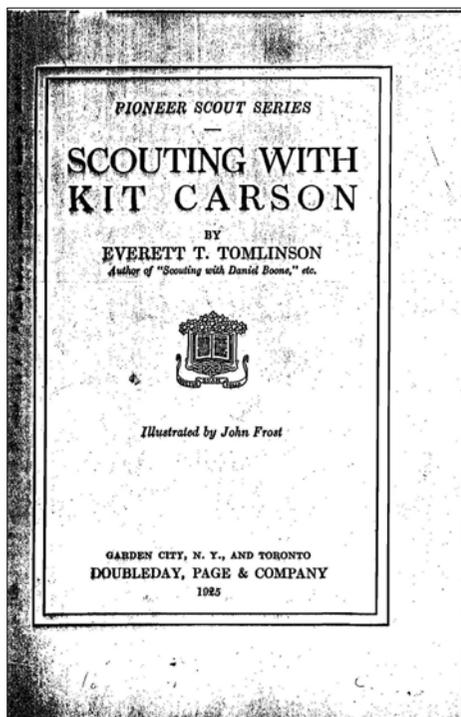
插圖四: The Silence of Colonel Bramble ,
1919 初版, 書名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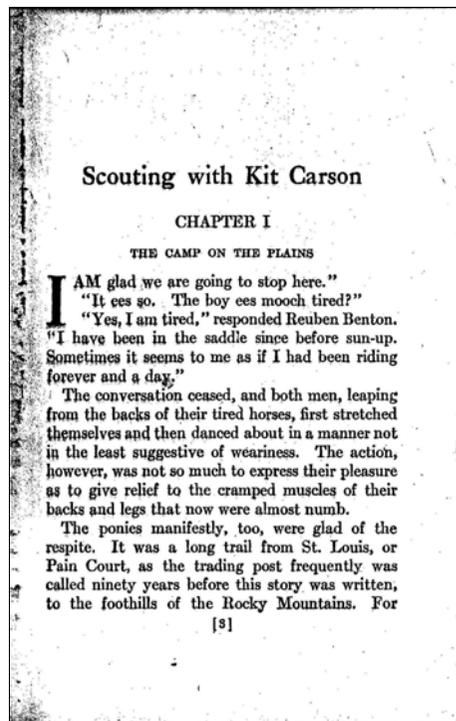
插圖五: The Silence of Colonel Bramble ,
1920 二版, 書名頁。



插圖六: The Silence of Colonel Bramble 書影。



插圖七：Scouting With Kit Carson，書名頁。



插圖八：Scouting With Kit Carson 書影。

“《交民巷社會述》（183），法國華伊爾，俄國丹米安同著，閩縣林紓，侯官王慶通同譯。本篇係林譯未刊手稿，原標為法國華伊爾與俄國丹米安同著，首頁額頭並標有“名字對[拼?]”字樣。從文字上看，或係兩人各寫一篇，合併而成。首章三百餘字後，與下文不接。以下為一較完整之故事。估計首篇手稿不全。現保存原狀。此稿原存林紓夫人林楊郁處，一九五五年應北京圖書館徵集，捐贈該館，現藏善本庫中。原稿係用畏廬專用稿紙書寫，計一百三十一頁，約計七萬餘言”。按：篇首三百餘字後，與下文不接，蓋因誤拼二無關連之文稿。篇首三百餘字，見《金台春夢錄》（134），1918年8月商務印書館發行單行本。餘下七萬字，著者應非華伊爾及丹米安，而似為美國作家，述“南康定登”（South Connecticut）事，與“金台”“交民巷”風馬牛不及。他日如重印此篇文稿，當刪去篇首三百餘字，餘下列為佚名作品。

“《雨血風毛錄》（172），美國湯木森原著，閩縣林紓，吳縣毛文鍾同譯。本篇為林譯未刊稿，原手跡存林紓夫人林楊郁家。一九五五年，北京圖書館徵集近現代作家手稿時，捐贈該館，現藏善本庫。原稿係用畏廬專用紅格稿紙書寫，計一百四十三頁，三萬五千餘言。原稿在二十九章末及三十章初，有部分為墨跡所掩，故暫付闕

如。文後有印章二方，並有林氏跋，以字跡不清，亦付闕如。”按：此為上世紀初美國兒童讀物，著者 Everett T. Tominson (1859-1931)，書名 Scouting with Kit Carson，述美國西部開墾英雄 Kit Carson (1809-1868) 事跡，是一典型的“牛郎紅人”(cowboys and Indians) 鬥爭故事。林紓早期與魏易(1880-1932)合譯迭更司(Charles Dickens, 1812-1870)，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文學名著，晚年與毛文鍾和陳家麟合譯兒童讀物，實至可哀。

“《風流孽冤》三篇。法國小仲馬原著，閩縣林紓，侯官王慶通同譯”。按：此篇李氏未作說明。張俊才《林紓評傳》稱：“《風流冤孽》，法國小仲馬原著，王慶通口譯。手書原稿82頁，存國家圖書館”(頁291)。書名或應作《風流冤孽》。往歲赴中國國家圖書館查閱林譯稿本，未見此稿。

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庫所藏林譯稿本，來源有二，林紓家人以外，高等教育出版社亦有捐贈。高等教育出版社贈書，似皆為清抄本，包括《林紓翻譯小說未刊九種》已收，但為不同抄本的《美術姻緣》(即《神窩》)，《金縷衣》，《情橋恨水錄》，《歐戰軍前瑣語》和《雨血風毛錄》五種，其中《雨血風毛錄》全整無缺，可補林贈本所缺。高等教育出版社贈書，包括三種“孤本”：《秋池劍》，《情幻》和《黃金鑄美錄》。此外，《孝女履霜記》一種，可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藏本校勘。《林紓翻譯小說未刊九種》編訂時未曾參考這批稿本，至為可惜。

《林紓翻譯小說未刊九種》，《盈盈一水》一種已刊，新刊實八種。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林譯稿本，包括未刊稿本四種：《秋池劍》，《情幻》，《黃金鑄美錄》和《孝女履霜記》，至望能早日刊行。這批稿本皆是晚年譯作，甚少文學名著。僅有陳家麟合譯的《情幻》，所據為託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的中篇小說《哥薩克人》(The Cossacks)的英譯本*⁶。

現存林譯稿本，有林紓手稿，亦有林紓校改別人清抄本。大抵林氏後人原藏者為手稿，而高等教育出版社贈書，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購自文物商店者為原商務印書館庫存，一·二八劫餘之物，多為清抄本。前人或以為各書僅有一稿本，至疑胡懷琛所言，實誤。至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所藏兩本《孝女履霜記》的關係，尚待北京(或他地)學人比勘探研。

感謝中國國家圖書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讓我看到珍貴的林譯稿本。不過旅途時間匆促,未能細讀,只作了簡略筆記。端賴《林紓翻譯小說未刊九種》面世,我才可以作較精詳研究。李家驥先生是林紓愛婿,我曾和他通訊,交換林譯影印件。對於他力謀出版林紓遺著,至為敬佩。《林紓翻譯小說未刊九種》雖有不少誤失,但提供八種未刊林譯小說,其功實偉。 ㊦

(2007-7-23初稿,2008-6-20補訂)

* 承中國國家圖書館陳力副館長允許刊佈該館所藏林譯手稿書影,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東亞圖書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舊同事林再霞,錢孝文,陳偉明提供書影,特此鳴謝。本文初稿於2007年11月,在南京大學舉行的“中美文化交流與圖書館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暨錢存訓圖書館開館典禮”宣讀。

【注】

- 1) 樽本照雄《林紓冤罪事件簿》(天津:清末小說研究會,2008),頁239-258。
- 2) 關於林譯歐亨利作品及莎士比亞和喬叟故事,詳見馬泰來《林紓翻譯作品全目》編目036-040,087,116,《林紓的翻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頁67-68,79-80,86-87。
- 3) 胡寄塵《林琴南未刊譯本之調查》,《小說世界》,第13卷第5期(1926年1月)。
- 4) 如鄭逸梅《林琴南小說譯稿的被焚》,《清娛漫筆》(香港:香港上海書店,1965),頁8-9。
- 5)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書目》(1993),頁65。
- 6) 關於林紓和陳家麟合譯的其他託爾斯泰作品,見馬泰來《張冠李戴的林譯託爾斯泰作品》,《萬象》,第3卷第5期(2001年5月),頁119-123。

(Tai-loi MA)